

北史

第二函
正十冊

歙
平
知
知

PDG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竇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眞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忌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

養散沒人閒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
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
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
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
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成懷怨
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
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
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恆隨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
道形自安污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
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

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悵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疏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
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
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
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啟
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
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
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
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
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
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
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

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
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忌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
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
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于中否
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忌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忌而從事不可謂禮
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
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轅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
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
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
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
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
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
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
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
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
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

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尙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于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

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亾則己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亾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尅惟允之寄居槐

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靈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救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十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尙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

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驂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朱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

用于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
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尙書計奏復徵縣麻恐人
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尙書奏復縣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
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知軍國須縣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縣麻之利故絹上
稅縣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
賦之饒不適用於縣麻而已故歌僂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
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
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
下之怨縣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
特放縣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
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

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祫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旃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

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于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朝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尙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尙書諸郎以普惠地

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民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歧涇華雍關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于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